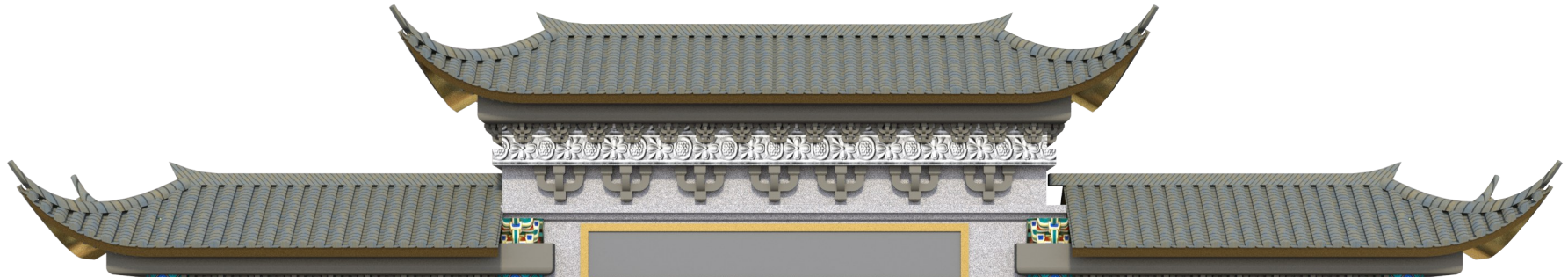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古寨牌坊，奇闻逸事世代传



■记者 郝晋 通讯员 刘建益

潺潺水流寨河 连环古寨面积大

建安区灵井镇灵北社区85岁居民秦万益说，据传，“灵井”南侧水池上的龙嘴里，悬挂着一枚铜铃，受水流撞击，叮当作响，悦耳动听。遗憾的是，这枚铜铃不知失于何时。如今，只有吊铜铃的铁环存于龙嘴之内。

从龙嘴内流出的水向南流约50米，分为东、西两条支流，分别流入藕塘。

秦万益说，灵井镇政府所在的十字街，并非过去的老街。原来的十字街在现在的十字街向西约30米处。沿十字街向南，便是灵井寨南寨门。民国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朱又廉等人编纂的《许昌县志》在“寨垣”篇中记载：“灵井寨在灵井保。”

筑寨是为了防御匪患。秦万益回忆，灵井寨由灵井大寨、东小寨和西小寨三部分组成。相传，灵井寨的周长仅比许昌城少八步，可见面积之大。

东小寨和西小寨环形分布于灵井大寨南侧东、西两边，南部寨墙属于灵井大寨的一部分，形成寨中有寨的建筑奇观。灵井街的自流泉水自北向南，流进东、西小寨的寨河里，形成一汪碧水。

灵井寨有四个寨门，均由青砖垒砌。每个寨门上都有红石雕刻的牌匾：东门为“迎旭”，西门为“望嵩”，南门为“瑞接南极”，北门为“承恩”。每个寨门向里约200米处建有过街亭；街中心十字路口建有高大的穿心阁，又称过街楼。穿心阁下面是四个临街的圆形拱门，供路人和车辆通行。许昌至洛阳的道路就贯穿穿心阁。

青石桥东老牌坊 “刘二怪”家轶事多

“灵井”南侧街道向东，有一座单孔青石桥。6月29日，在居民的指引下，记者看到该桥南侧青石上残缺的龙尾，北侧桥身随着主街道的加宽已被埋在路面之下。

在许禹公路修建之前，这座青石桥是许昌通往洛阳官道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东侧曾有一座约两层楼高的青石牌坊。清《许州志》记载：“雷氏刘玠妻，守节扶孤，年百有三岁，乾隆中旌表。”意思是说，103岁的刘玠之妻雷氏因“守节扶孤”获得朝廷旌表。

在居民刘绍磊家门口墙根处，有半截石碑，上面刻有“刘公讳玠”等字样。刘绍磊说，刘玠是刘念祖的父亲。清《许州志》记载：“刘念



刘绍磊(右)查阅有关“刘二怪”的史料。



刘绍磊家门口的半截石碑上刻有“刘公讳玠”等字样。



灵井寨东寨门前的寨河桥

祖，字绍庭，岁贡生，学问渊博，性耿介，不随流俗，常书‘事无不可对人言’之句于座右……寿七十五岁而卒。”

“灵井街刘氏由桂村搬迁而来，刘念祖生于乾隆年间，属于第四代。”刘绍磊说，青石牌坊是刘念祖为其母亲立的。1958年，青石牌坊被毁，用于烧制石灰。

刘念祖被人称为“刘二怪”，有关他的传说在灵井街世代流传。据说建造牌坊期间，临近吃饭时，天降大雨，在户外做饭的厨师没法儿蒸馍，一筹莫展。“刘二怪”却说：“馍已在东厢房备好了。”厨师一看，果然如此。没多久，“刘二怪”家来了两名石固人，说他们早上蒸的馍不见了。“刘二怪”似乎早知其来意，让管家取来银两打发他们回去。

有一年秋天，一名外乡村民到灵井街赶集，路过“刘二怪”家的谷子地时随口说：“‘刘二怪’有啥怪哩？要真怪，他现在就把谷子割了！”此话刚好被“刘二怪”听到。他当即招呼长工把谷子全部割掉，种上荞麦。随后大旱，他人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，而“刘二怪”种的荞麦却因成熟晚获得了好收成。

墙高又坚固 防盗防匪佑乡邻

据传，灵井寨南寨门上的“瑞接南极”四个字最神奇，远看像四个人骑着马，近看却是四个大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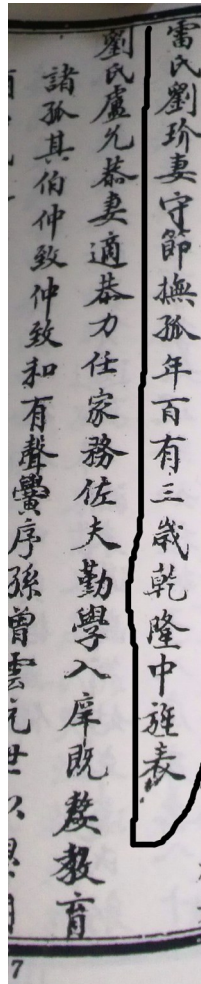
灵井寨的寨门镶有铁皮，防盗防匪、坚固耐用。每个寨门两边都建有炮楼。“灵井寨高10多米，用土夯制而成，寨墙宽2米有余，墙上筑有寨垛。其高大坚固，曾多次抵御匪患。”秦万益说，过去，宝丰、鲁山一带的土匪曾多次攻打灵井寨，寨内居民拼命抵抗。结果，土匪损失惨重，攻寨失败。

蒋冯中原大战期间，周边村民为躲避战乱，纷纷到灵井寨内落户，有钱人家还在灵井街开店做生意。那时，灵井寨周边有不少因战乱而丢弃的炸弹和迫击炮，村民收集后放于寨门上，震慑土匪。

秦万益说，1947年，他在灵井街白马寺读小学。一天，他和同学王金玉到灵井北岗采摘桑叶，在一眼井内发现一具遗体，急忙报告学校。经确认，死者是被许昌土匪头子李殿延手下杀害的解放军侦察员。村民把烈士安葬在灵井北岗。

次年春天，解放军第二次攻打许昌城，活捉李殿延。最后，李殿延被枪毙在灵井寨北寨门外。

后来，各路土匪被一一镇压，百姓开始过上安稳日子，灵井寨失去了防范匪患的作用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不少村民从寨墙上取土，寨墙逐渐被夷为平地，现已荡然无存。



清《许州志》中对刘玠之妻雷氏的记载 资料图片